

编者按

中国科举制度源远流长。明清时期，惠州惠东崇文重教蔚然成风，书香望族频现，不少杰出人才通过科举脱颖而出。其中，吕龙光凭借着过人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，成功在科举会试中摘取了全国第一的桂冠，成为了惠州史上唯一一名会元，为惠东乃至整个惠州的科举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本期《惠州文脉》通过整理《惠东历史文化丛书》有关资料，及《惠东风语》中关于吕龙光的篇章，与大家一同深入了解吕龙光，并展现古代惠州士人的文化追求与仕途理想。(杨锦强)

吕龙光画像
王小虎 摄

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

吕龙光(1784—1836)，字慕津，一字宾南，号云康行一，惠东凤岗(今属九龙峰旅游区)人。在光绪《惠州府志》的人物列传里，吕龙光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才。他“少负隽才，博通经史，援笔千言立就”，年未弱冠即补弟子员，据传是平山西江书院里最具才气的学生。

壹 年少多才 科场大器晚成

凤岗村至今仍流传着不少关于吕龙光的美谈佳话。与许多历史名人故事如出一辙，吕龙光的诞生也带有不同凡响的传说。吕龙光生于乾隆甲辰年(1784)九月，传说生下不久，祖母抱其洗澡，恍惚间只见浴盆中一条鲤鱼在游动，祖母急忙用布将其裹住，才重新现回人身，遂有吕龙光乃是鲤鱼精化身的奇谈。

吕龙光天资聪颖，因博通经史而少负隽才，有下笔千言、片刻立就的能耐，可谓才思敏捷。清嘉庆年间，西枝江流域久旱不雨，当地举行醮会祈求降雨，耆老特地请吕龙光撰联。吕龙光思索片刻，便提笔展纸，一阵龙飞凤舞，绿豆豆生，合掌向天求雨露；禾黄米熟，低头伏地谢苍穹”的对联顿显人前，满座乡邻为之叹服。

吕龙光虽然早慧，不到20岁就已进入县学补为生员，其学识在诸生中较为突出，但在科考方面却属大器晚成。清嘉庆十三年(1808)，吕龙光乡试中举，虽然算不上是少年得志，却也一朝成名，名满府邑。可惜的是，自此之后，他屡屡赴京会试，却总是铩羽而归。



吕龙光《会试朱卷》点校本 受访者供图



惠东县珍藏的吕龙光《会试朱卷》 受访者供图

貳 会试夺魁 佳作屡获赞誉

据道光二年壬午恩科《吕龙光会试试卷》记载，吕龙光参加会试的考题之一是“子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。厚积薄发的吕龙光文思泉涌，运笔如飞，阐发了他对古入治学的独特见解。其中，“夫人有自命不凡，谓学之甚易，而志以盈而思惰，即神以涣而终离，故虽而亦失者，彼转若无失之非及。此精气先颓，所为以悠悠泛泛绝也。”这段话即便放在当下，也有振聋发聩之效。

罗含章作为吕龙光“业师”，对此文不吝赞赏之词，称此文“直将题理、题神上下融成一片，而胎息深厚，笔力坚苍，非十年读书、十年养气者未易办此”“篇中字字刻骨镂心，陈言尽扫，故应冠绝一时”。

吕龙光正是以这篇“冠绝一时”的文章问鼎会元。主考官批语云：“(此文)题解雪亮，局度渊涵，墨里中饶有一种宽博有余之气。主司三次定元，终以此卷为有浑朴气象，拔置第一。”

然而，吕龙光夺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偶然性和戏



吕氏宗祠大门悬挂着三块牌匾，分别是“大夫第”“会元第”“中将第” 王小虎 摄

惠东吕龙光： 惠州史上唯一会元 崇文重教情系桑梓

叁 仕途多舛 为官不改初衷

俗话说“状元天下福，会元天下才”。乡人闻知吕龙光金榜题名，会元荣身，自然是欢天喜地操办起挂匾、祭祖等庆贺仪式，视为无上荣光。但之于吕龙光而言，不仅考取科名历程多艰，而且仕途也谈不上春风得意，未能入选翰林院庶吉士，而仅充任内廷教习。

除此之外，罗含章还坚持在每月的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日到丰湖书院授课，授课时间堪比丰湖书院山长。罗含章勉励丰湖学子云：“尔诸生毋灰厥志，学愈加勤，果其力学三年，方将号为通儒，与古名人为伍，岂特一科第一增重乡里哉。即使终身不第，而才储霖雨，学究古今，亦何惭乎盛世之贤能哉！有志者，事竟成，愿与诸生共勉之。”

此时的吕龙光已连续三次会试落第，正有“终身不第”的焦虑。

在罗含章这番话的谆谆教诲下，吕龙光果然“力学三年”，于清道光二年(1822)壬午恩科会试中一举夺得“会元”桂冠，成为明清时期惠州士子科举功名之最高者。

肆 情系家乡 传家风建书室

吕龙光虽远在异地为官，却不忘关心家乡事物，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。邑有龚家妇人欧氏，年轻孀居，单生一子不幸夭折，以近亲子过继承嗣又亡，旁系人丁不旺，已是无可继者，家境也日渐落魄。欧氏屡遭厄运，却矢志不渝，再以外姓子入祀龚家承续香火，并甘愿为佣赚取微薄收入支撑门庭。吕龙光闻知其惨凄苦状，为其义行所感动，特意让妻子上门馈赠白银一镒(合20两)助其养孤度日。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多年之后，欧氏不忘恩情，勤俭蓄积，又将银两悉数归还吕家。

吕氏远祖上溯北宋状元吕蒙正(卒溢文穆)，其家族三代为相，系西周功臣齐国太公吕尚(姜子牙)苗裔，世称“东莱吕氏”。凤岗吕氏宗祠大门一直沿用“东莱世德，文穆家风”的对联。吕龙光后来灵机一动，稍作改动，在上下联头各加一字，成了“绍东莱世德，守文穆家风”，教诲子孙注重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发扬，至今仍张贴于“会元第”门楼。此外，他还为祖祠题写了新联“龙溪旧派源流远，凤烟新居世泽长”。

为培育家族人才，报答桑梓的养育之恩，吕龙光在凤岗捐建了“凤来书室”，书室名取自武进士萧凤来。凤岗村与黄狮洋村(今皇思扬村)同属一乡，相距不远。黄狮洋村在乾隆年间出了武进士萧凤来，凤岗村则在道光初年出了文进士吕龙光，文武进士，谊属同乡，惺惺相惜，成了忘年之交。为勉励彼此乡族子弟，共表相互倾慕之情，鼓励两村子弟和睦相处、同学共进，两

“订课程于月朔，文无拘体”，深心造士。又建培风塔寓科甲相继之意，以振兴地方文运，鼓舞人心士气，为发展峨眉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清道光七年(1827)，吕龙光见峨眉山旧志年久失修，残缺不全，于是每于公务余暇，广集资料，补缺增润，辑成《峨眉山志》十八卷。同时，他还于道光五年(1825)、道光八年(1828)两次担任四川同考官，“简拔悉当”，选拔出一批优秀士子。吕龙光数载施政，甘棠遗泽，深为当地士绅学人钦敬，盛赞其曰：“邑侯吕公，望隆北斗，品著东堂，归善名贤。”

用“东莱世德，文穆家风”的对联。吕龙光后来灵机一动，稍作改动，在上下联头各加一字，成了“绍东莱世德，守文穆家风”，教诲子孙注重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发扬，至今仍张贴于“会元第”门楼。此外，他还为祖祠题写了新联“龙溪旧派源流远，凤烟新居世泽长”。

据清光绪《惠州府志》记载：吕龙光“卒于任”。清道光十六年(1836)，吕龙光病逝于官署。其灵柩被护送归葬故里，因陆路不便，于是辗转嘉陵江顺流而下，出海上，溯东江，入西枝江，足足走了3个月的水路，才顺利运回凤岗村，后卜葬于棕墟大河潭。

时至今日，凤岗村里仍盛传着吕龙光的传奇故事，村民将吕龙光勤奋苦学、达济天下的风范代代相传，使该村形成了笃志好学、正气凛然的浓厚氛围。

凤岗村俯瞰图
王小虎 摄

【文脉走访】 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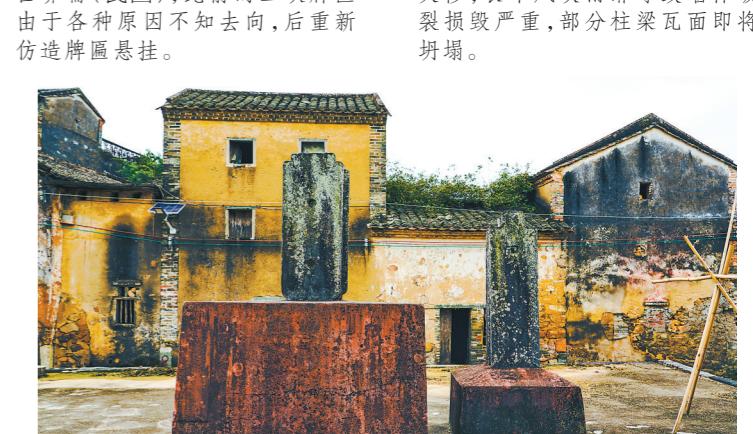
凤岗村：百年古村依山傍水 明清建筑古韵犹存

凤岗村位于惠东县城东部，距离九龙峰旅游区管委会7公里，是西枝江边的一个古村落。该村历史悠久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因村落中有一座山岭的峰顶酷似凤凰头上的皇冠，故取名凤岗。

走进村里，古巷古宅扑面而来，厚重的人文底蕴似乎在诉说着古村落昔日的辉煌与卓越。在村庄入口处，有一座仅能通过一辆汽车的古石拱桥，桥下有古码头，是村中小河与西枝江的交汇点。古时，码头往来商船络绎不绝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时过境迁，如今的古码头只留下了一些青石、古道以及系船的古老木桩在无声地诉说着往日的热闹。

沿着小桥右侧石板路拾级而上，有一座逾400年历史的洪圣宫，大门两边上书着“洪恩浩荡千古 圣泽雍熙万年”的对联。洪圣宫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榕树，是平日村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，在此可以近看江水悠悠，远眺青山叠翠。

与洪圣宫一墙之隔的便是吕氏宗祠，整体来看，其犹如步入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庭院被野草侵占，墙体倒塌破败，不少屋頂杂草丛生。而宗祠的大门上还悬挂着三块牌匾，分别是“大夫第”“会元第”“中将第”，门前也遗留下了两对大型旗杆石座，彰显着吕氏家族的昔日荣光。据了解，凤岗村的吕姓曾出了一个会元吕龙光(清)，一个两广督都吕伯元(清)，一个海军司令、中将军衔吕养斋(民国)，此前的三块牌匾由于各种原因不知去向，后重新仿造牌匾悬挂。



吕氏宗祠门前遗留下的大型旗杆石座，彰显着吕氏家族的昔日荣光 王小虎 摄

【文脉链接】

惠东县珍藏的吕龙光《会试朱卷》或为“存世孤本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杨锦强

据惠东县档案馆馆长邱海权介绍，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存有一本刻于清代道光年间“会元”(科举考试第一名)吕龙光的《会试朱卷》，包含吕龙光家世情况介绍，记录吕龙光参加科举考试时同房考官和主考官，以及记录吕龙光会试第一、第二场的制义诗文及批语。

“这部《会试朱卷》是前几年我在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，在组织文史研究专家发掘整理文史资料的过程中，从国内私人收藏家手中意外淘来的珍贵，孤本，很有可能是目前存世的唯一版本。”邱海权表示，《会试朱卷》记录了吕龙光参加会试时的制义诗文9篇(首)，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，对研究梳理吕龙光生平成就、追溯惠东乃至惠州古代科举文教历史有重要意义。

“为了更好地保管和传承《会试朱卷》，惠东县地方志办公室还对《会试朱卷》原稿进行复制。”邱海权告诉记者，当地还对《会试朱卷》原文作断句、分段处理，整理印制成《会试朱卷》点校本，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。据了解，复制本和点校本都采用宣纸印刷，龙纹布封面封底，手工古籍线装，具有古色古香的韵味。